

劇場電影 「蜀山」探路

來源：星島副刊 [【原文】](#)

日期：2021-04-01

撰文：黃子翔

疫情之困擾，剪不斷理還亂，疫情稍退，百廢待興時，當然要抓緊時機。浪人劇場將於4月、5月一口氣帶來兩個節目，其中一個，是久聞樓梯響的《一劍蜀山》，但該劇團藝術總監譚孔文先旨聲明，「我不是在拍電影，《一劍蜀山》是劇場電影。」選址香港大會堂音樂廳放映，他的想法是，把大會堂「變成碧麗宮」！那不也是導演的情意結？

譚孔文不是第一次以劇場工作者身分，跟疫情打交道，2003年沙士一役，他便把劉以鬯的《對倒》搬上舞台，「當時也是觀眾得戴口罩進場。」至於《一劍蜀山》，更是一波多折，從去年5月、9月、今年1月，延至今年4月，形式也由劇場演出，改成劇場電影放映，苦惱失望難免，譚導演苦笑道，許多事情控制不了，「唯有調節心態。」

《一劍蜀山》靈感源自還珠樓主（李壽民）小說《蜀山劍俠傳》，以及徐克電影《新蜀山劍俠》，最初定於去年5月作實體演出，奈何疫情來襲，演出不果，「去年1月、2月疫情爆發早期，大家都很驚慌，我們甚至有考慮要不要繼續排練。幸好我這次身兼編導，隨時準備作出修訂。」他甚至寫出了可讓演員獨立綵排的劇本，「如果發生任何事情，都可隨機應變。」去年5月，首嘗演出計畫胎死腹中滋味的他，這邊廂把作品延至9月演出，那邊廂決定變陣，找來陳梓桓負責影像拍攝，本打算先把演出拍下來，讓影像結合實體演出，後來9月仍然無法開演，導演痛定思痛，索性將之製作成劇場電影。

一旦轉換成電影拍攝模式，製作也有變改，譬如選曲，「劇場版本，本來打算起用黃耀明、彭羚的《漩渦》，但拍成電影，選曲便涉及版權問題，我們便重新創作一曲。」他又提到，做劇場作品，會讓觀者自由接收資訊，「但做電影，哪些重點需要保留，哪些需要刪走，導演要做『獨裁者』。」他自嘲《一劍蜀山》劇場電影似怪胎，但作為「父親」，他欣然接受，「是我去年的最大收穫。一片疫情愁緒，我居然錯有錯着，把作品『一開二』。」保持樂觀，看到正面，

在逆境中是很重要的。

現在的《一劍蜀山》，既保留劇場節奏，也有電影調子，他覺得這個版本，有其生命力，值得在劇院放映，堅持不在網絡播放，於是敲定以大會堂音樂廳作放映場地，貪其有沉浸式空間的氣氛，計畫今年 1 月公映，「想大家在沉浸式戲院看劇場。」沒了 3D 影像，沒了環迴立體聲，加上大會堂音樂廳的氛圍，他笑言簡直是「神還原」上世紀八十年代看午夜場的情景。可惜疫情反覆，1 月的放映計畫，依然事與願違，譚孔文一行人收拾心情，再度排程 4 月讓作品公諸於世，現在一切準備就緒，願一切順順利利。

早前《一劍蜀山》試映，他們邀來各界友好，先睹為快，大家看戲後，不約而同認為該片有着強烈的懷舊主義，有的說前段有寺山修司影子，有的覺得以大量對白堆砌武俠情狀，跟王家衛《東邪西毒》異曲同工，全都體現青少年時代深受電視劇、電視等影響的他的興趣與口味，與其說《一劍蜀山》懷香港人的舊，「其實更像是懷自己的舊。」如果只在劇場看《一劍蜀山》實體演出，那些懷舊的質感輪廓，肯定沒了。「《一劍蜀山》的劇場版和劇場電影版，是兩個作品，後者有些東西，無法在實體演出複製出來。」把《一劍蜀山》拍下來，他就像回歸青春期，以當時的觸感，審視今天的創作，促成一場很有趣的時代交錯，「是對過去懷緬的一次『返祖』，也更接近我的內心看法。」

這趟敞開了劇場電影新嘗試，牛刀小試，譚孔文會否再接再厲？他笑說仍以劇場為本位，肯定不會轉拍電影，然而若是劇場電影的話，他願意再次「磨刀」，「一直以來劇場都被視為一種消逝的美學，其珍貴也在於此，但拍了《一劍蜀山》，我問自己，劇場美學是否真的沒法被記錄？有沒有可能通過鏡頭保留現場感？是不是只能在劇院才能欣賞劇場演出？」他希望《一劍蜀山》不是自己唯一一次劇場電影創作。

《一劍蜀山》放映後，浪人劇場旋即推出十五周年演出——「浪人紅白藍」三部曲之第二部《紅絲絨》，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3 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上演，譚孔文除了是導演、文本、聯合視覺設計，還是表演者。劇場還是那麼的珍貴，特別是在距離隔閡時，無論如何，劇場見！